

全集 卡夫卡



9

世界文豪书系
SHIJIEWENHAO
SHUXI





世界文豪书系

卡夫卡全集

第9卷

致菲莉斯情书(Ⅰ)

〔奥〕弗兰茨·卡夫卡 著

叶廷芳 主编

卓永华 等译

河北
教育出版社

《致菲莉斯情书》(I) E. 海勒和 J. 波尔恩
编, 费歇尔简装书出版社, 法兰克福/美
茵, 1982

Briefe an Felice-und andere Korrespondenz
aus der Verlobungszeit (I). Herausgegeben
von Erich Heller und Jürgen Bor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82



卡夫卡和他的女友菲莉斯·鲍威尔
(1917年7月于第二次订婚后)



卡夫卡双亲后来也经常光顾的疗养公园

编者前言

这是卡夫卡的著作的一大特色：无论是想象虚构的创作，还是抒发记叙的文字，作者无不是全身心投入，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这赋予他的每种体裁的作品——不管小说、杂文，还是书信、日记——以鲜活的灵魂和强烈的脉搏，从而使他那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不仅获得文学的品格，而且也获得了生命哲学和悲剧美学的价值。

书信，特别是情书也是卡夫卡生命燃烧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数量之多，在现代大作家中实属罕见。它们约占卡夫卡全部文字的一半左右，而先后给两个热恋对象写的情书又占了其中一半以上，译成汉语，不少于八十万字，仅致菲莉斯的信件就达五百二十七封之多（其中夹有几十封给另一女子即菲莉斯女友的信），这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卡夫卡与柏林姑娘菲莉斯·鲍威尔的爱情经历可以说是传奇性的。从1912年8月13日开始相识，到1917年12月下旬最后告终，整整五年零四个月。其间两次订婚（1914年5月30日；1917年7月3日），又两次解约（1914年7月12日；1917年12月26日），婚约期均未超过半年。导致这种局面和结果的根由是复杂的，但也是不难理解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卡夫卡整个儿是“由文学构成的”。他把文学创作视为“巨大的幸福”，而

BBA33 / 10

这一内在世界的自由却需要他付出外部世界即现实生活的牺牲。但生具的作家的精神素质决定了卡夫卡也是一个“多情的种子”，他先后对好几个女性发生兴趣和暧昧关系，他常常抵御不了爱情和婚姻的诱惑和欲望。但是，他如果在这方面能够如愿以偿，那么八小时以外的有限时间和精力就不能保证他在创作上的成功。于是现实世界的欲望与精神世界的追求发生“内”与“外”、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激烈争斗，以致把他“撕裂”了！1917年的大咳血就是这种撕裂的象征。对此，奥地利著名的卡夫卡研究专家、卡夫卡致菲莉斯情书集汇编者之一艾里希·海勒写的《引言》作了精辟的分析，特此将他这篇长文附录在书后，供读者参考。

照理说，一个年近四十的人，在经历了一场如此马拉松似的、拉锯似的、而且以失败告终的恋爱挫折以后，纵使有多大热情都该消耗殆尽，何况，危险的（至少在当时是危险的）病魔又纠缠不放，创作更需要精力……不想，经过两年之后，生命力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磨损而衰竭，相反，仿佛得到养精蓄锐，性爱的情感又开始喷涌了！驱动力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妇、一个小有才气的作家——密伦娜·耶申斯卡（第十卷收入致密伦娜情书）。仅在相爱的半年时间里（1920年初夏至同年秋末），两地飞鸿，在卡夫卡这方面就写了十七万字之多，感情之热烈，可以说超过了以前，不啻是卡夫卡爱情生命的最后绝唱。人们往往把它与歌德的不朽之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相媲美。对于一个其生命已经走进黄昏之年的人来说，能唱出如此美好的情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就爱情本身而言，这一页“速战速决”的恋爱史，其过程和结局对于卡夫卡来说既是幸福的狂欢，又是灵魂的磨难，具有悖论意味的悲壮性，读来尤为令人感动。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与他致菲莉斯情书形式上有一点明显不

同的是，前者的落款均不注明时间、地点，这可能出于对方是有夫之妇的考虑，尽管对方的婚姻正在解体之中。

全书注文，除注明者外均为原编者注。凡方括弧者亦为原编者所加。原文每封信的时间、地点均放在信首，译文则按照中国的习惯款式一律移至最后。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篇幅浩瀚的《致菲莉斯情书》，由于承担翻译任务的卢永华先生中途奉命出使国外，不得不舍促约请多人共同完成任务。由于各人翻译水平、经验不一，致使全书译文质量和文字风格不尽统一，错误亦在所难免（包括《致密伦娜情书》），切望读者鉴谅并予批评指正。

参加《卡夫卡致菲莉斯情书》（本卷及第十卷前半卷）翻译的除署名者外还有庞斗非、龙丽芬、刘霞、夏林荫、张军辉、莫晓慧、吴彬、肖君。

叶廷芳

卡夫卡全集

·叶廷芳主编·

短篇小说	洪天富	叶廷芳	译
失踪者		张荣昌	译
诉讼		章国锋	译
城堡		赵蓉恒	译
随笔·谈话录	黎 奇	赵登荣	译
日记(1910-1923)		孙龙生	译
书信(1902-1924)	叶廷芳 赵乾龙	黎 奇	译
家书		赵登荣	译
致菲莉斯情书(I)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致菲莉斯情书(II)			
致密伦娜情书	叶廷芳 黎 奇 卢永华	等译	

责任编辑：张艳茹
封面设计：李 欣

BBA33103

世界文豪书系

新莎士比亚全集

方平 编

雪莱全集

江枫 主编

歌德文集

杨武能 主编

海涅全集

章国峰 主编

卡夫卡全集

胡其鼎 主编

乔伊斯全集

叶廷芳 主编

雨果文集

王逢振 主编

波德莱尔文集

柳鸣九 主编

莫泊桑小说全集

郭宏安 主编

普希金全集

桂裕芳 主编

莱蒙托夫全集

刘文飞 主编

屠格涅夫全集

顾蕴璞 主编

泰戈尔全集

刘硕良 主编

纪伯伦全集

白开元 主编

川端康成文集

满素 主编

勃朗特两姐妹全集

勤慧 主编

马克·吐温文集

宋兆霖 主编

加缪全集

吴钧 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张容 主编

契诃夫全集

刘文飞 主编

果戈理全集

沈念驹 主编

刘安武 倪培耕
关偶

陈余

总策划：王亚民 刘硕良

致菲莉斯情书(I)

(1912.9.20—1914.11.3)

卢永华 等译
叶廷芳 校



尊敬的小姐：

考虑到您可能一点儿也记不起我是谁了，为此，我再作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弗兰茨·卡夫卡，是那天晚上在布拉格马克斯·勃罗德经理先生^①家里第一次问候您的那个人。当时这个人隔着餐桌把塔利亚旅行^②的照片一张接着一张地递过去，最后他用他现在正在打字的这只手握住了您的手，当时您曾答应，来年和他一起作一次巴勒斯坦之行。

如果您现在还是要作这次旅行的话——您当时说您不是优柔寡断的人。我那时也认为您完全不是这种人——那么，咱们从现在开始来谈论这次旅行，不仅有益，而且非常必要。因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对于巴勒斯坦之行来说太短暂的假期时间，也只有在我们尽可能做好准备工作并对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尽管这一点听起来很糟糕并且与我上面所说的有些矛盾，那就是我是个写信没准的人。假使我没有打字机的话，情况会更糟糕，因为如果没有心情写信的话，总还可以用我的手指写信。作为报应我也从未期望能准时得到回信。即使我每天都在紧张地企盼来信，但如果它没有到的话，我也不会失望。如果它最终还是来了，我会高兴地大吃一惊。每当我把信纸重新放入打字机时，我觉得是我自己让我自己为难。即使我犯了这个错误，是完全说得过去的，因为我何必在六个小时的公务之后还要写这封信，而且

① 马克斯·勃罗德的父亲阿道尔夫·勃罗德是布拉格联合银行经理。勃罗德的父母亲当时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马克斯和奥托居住在沙棱巷1号；女儿索菲嫁给了菲莉斯的堂兄马克斯·弗理德曼，他是居住在德国的商人。

② 可能是指1912年夏卡夫卡和马克斯·勃罗德一起进行的魏玛之行，由于魏玛的“音乐名胜古迹”，所以称为“塔利亚（希腊神话中一位主管喜剧的女神——译者）之行”。参阅1912年6月29日日记。

是用我非常不习惯的打字机。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使用打字机的唯一缺陷就是必须按部就班地行事——即使对此有所顾虑的话，我指的是实际的顾虑，在旅途上把我当做陪同、导游，视我为累赘，认为我霸道，如此等等，反对我当通信者——眼下正是为这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坚决反对的，您或许可以试试看。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 敬上

〔19〕12.9.20 于布拉格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尊敬的小姐：

我没有用打字机写信，望谅。但是，我有那么多的话要写，打字机就放在过道，尽管我们波希米亚这里今天是节日，但我觉得这封信十万火急，就是用打字机打也还不够快。窗户开着（我的窗户总是开着），天气风和日丽，温暖宜人，我哼着歌来到办公室（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了），取到您的信，我要是今天没来就坏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在节日的今天还来办公室。

我是怎么得到您的地址的？如果您想问，最好还是别问了。我刚刚讨要到您的地址，开始人家告诉我一个什么股份公司，真让我扫兴。后来我搞到了您的住址，但是没有门牌号，最后才得到了门牌号。现在我满意了，却没有提笔写信，因为我觉得地址已经意味着一些收获了，此外我还担心，地址会不会搞错，谁是伊玛努埃教堂？没有什么事比把一封信寄给没有把握的地址更令人悲伤的了，那将不是一封信，而更多是叹息。当我知道在

您居住的巷子里有一座伊玛努埃教堂时，我心里轻松多了。如果我现在还能知道您住处的方位就好了，因为在柏林找地址总是这样。我自己希望它是在北部，尽管我相信这是一个贫民区。

地址问题的顾虑（布拉格这里不清楚您到底是住在 20 号还是 30 号），使我这封信尚未开始，就不得不承受所有的苦恼。这个问题先暂且不谈。既然现在我们之间的这扇门已经开启或者我们至少已经握住了门的把手，我的确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非这样说不可的话。小姐，您了解我此时此刻是什么心情吗？我感到异常的紧张。我现在想做的事，一会儿就不一定想做了。假使我已站在楼梯上面，但我仍然还无法知道，如果我进入房间，我将会处于什么状态。在这些毫无把握演变成稍有把握或一封信之前，我必须把它们埋在心里。经常如此——毫不夸张地说，我说有十个晚上，我在入睡之前都在编织着第一封信。现在我的一个痛苦就是不能把已经井井有条编织的内容流畅地书写出来。我的记忆力极差，但即使是最佳的记忆力也无法帮助我详细纪录下我事先想好并且记住了的一小段内容，因为在每句话里都有在落笔之前把握不定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每当我坐下来想把记住的东西写下来时，我眼前出现的是片言只语，既看不透它们又没法无视它们，如果按我那淡漠的心情的话，我只有搁笔了事。但是，尽管如此，我的思维还是萦绕着那封信，因为我根本就还没有下决心写那封信，这样的思想正好也是阻止我去写那封信的最好办法。记得有那么一次，为了把考虑好的想法写下来，我甚至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但我还是马上又钻进了被窝，我指责自己心神不定的愚蠢行为——这也是我的第二个痛苦——并自以为，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会把脑子里记住的东西写下来。快到午夜时，又是这种想法占了上风。

在这条路上我总是走不到尽头。我不在给您写我想给您写

的那许许多多，却在瞎聊我寄给您的上封信。请您记住，那封信对我具有的重要性是从何而来。它来自于您为了给我回音而写了这封信，它给我带来了一丝快乐，它就在我的身边，为了感觉对它的拥有，我的手正放在它的上面。尽快再给我来封信吧！一般看来，写信是会花费精力，请您不要费心，您给我写一小段日记，可以事半功倍。当然，您给我写的，必须比您自己认为够了的内容要多一些，因为我毕竟还不了解您。您在日记中必须写上，您何时去上班，早餐吃的是什么，您办公室窗户的朝向，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您的男女同事的姓名，为什么人家送您礼物，谁给您送了不利健康的甜点，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我对它们的存在和可能根本不了解的东西。——对了，巴勒斯坦之行怎么办？下次，再下次，明年春天或秋天一定去。——马克斯的轻歌剧现在已经停演了^①，他现在意大利，不久就要在你们德国出版一本惊人的文学年鉴^②。我的书，小册子，小本子很幸运地出版了^③。不过这本书写得并不很好，还要写更好的。向您发誓。再见。

弗兰茨·卡夫卡 上

〔19〕12.9.28于布拉格

〔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信笺〕

-
- ① 可能指计划上演的但一直未演出的轻歌剧《希尔克和她的猪群》(发表在尤勒斯·拉弗格所著《有趣的男丑角》，弗兰茨·布莱和马克斯·勃罗德选编，1909年柏林出版。)
 - ② 《阿卡迪亚》，马克斯·勃罗德编辑的创作艺术年鉴，1913年6月由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卡夫卡为该书写了短篇小说《判决》。
 - ③ 卡夫卡的处女作《观察》，由莱比锡恩斯特·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参阅库尔特·沃尔夫的《一位出版商1911—1963年书信往来》，伯恩哈特·莫勒和埃伦·奥森1966年在法兰克福/美茵河畔发行，第25页（以下简称《沃尔夫书信往来》）。

尊贵的小姐：

十五天前的上午 10 点，我收到了您的第一封信，几分钟之后我就坐下来给您写了四大张信纸^①。我没有任何抱怨，因为我当时感觉没有使我感到更高兴的事了。要抱怨只是，当我决定搁笔时，我只写了我想写的很短的一个开场白，而没有写出的内容好几天都在充斥着我的头脑，使我坐立不安，直到盼望得到您的回信和这种期望变得越来越渺茫的心情替代了这种不安。

您为什么没有给我回信？——难道我信中有什么不妥之辞使您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可能的，而且在这种书信中是很可能的，但信中每一句话所表达的良好意愿您不会看不出来吧。——要么是信寄丢了？但是，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把我的信寄出的，不可能把信投错了，而您的信我是急切盼望着的。是不是信都丢了，除此心神不定的期待就没有别的什么解释了吗？——是因为没有同意巴勒斯坦之行而没有把信交给您，难道在一个家庭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甚至是在您的面前？根据我的推算，那封信应该在星期天上午就到了。——那么，只有令人悲伤的可能性，就是您生病了。但我对此不相信，您一定是健康快乐的。——那么，我的理智也失去作用了，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履行针对我自己的义务，而不是期望您的回信。

要是我是伊玛努埃教堂大街的邮差就好了，那我就会把这封信送到您的住宅里，对感到诧异的您家里其他人的阻扰不予理睬，径直穿过所有的房间，直到您的面前，把信交到您的手里；或者我站在您家的门口，没完没了地按门铃，并感到这是

^① 卡夫卡指的是他 9 月 28 日写的长达四页（33.3×20.7 厘米）的信。